# 听众

在我还很小时…大概十二、三岁，常因现在已大半想不起的原因被罚站。教室外，四面涌入眼中的都是白墙。那种粗糙粉刷的白墙。地面…地面是石砖，我想。顶上有如同房梁般的突起，和几根柱子合围成拱形，把单调的白分割成带着光影的几大片，向外延展，而后向下伸出，遮盖住原本在楼内也能看到的天空。有点像狭长的窗子，透过它能看到对面的楼房，那是另一所学校。光也从这窄窗中穿行而入…总之，如同天堂。老师要我在这样的景色中反省，我的精神却早被什么崇高的指引动摇了——我看见这带着污斑的白墙、丝丝光中浮动的粉尘…属于这建筑这空间的全部都在微颤，肃穆无声。它们逐渐向我合拢来，不断地，但恐怕在实质上没有任何运动发生…这场景我大概会一直记得。当然，比起别的事可能有些乏味。不过怎么也不可能忘掉。

他停下来了。现在他表现得很平静，和之前那歇斯底里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此刻他正注视着右手边那张小桌子上的水杯，若有所思，不过我怀疑他大概什么也没想。杯口仍然可见些许热气，我能想象出那种茶香。他好像渴了，但这种本能欲望不够强烈，不足以驱使他为此行动。所以他只是看着，或许他在思想中正啜饮着这甘香。茶叶大概是某位我不太熟悉的朋友寄来的，随着还有一张明信片，“每日开心”，上面写着，没有署名，字迹也不认得。包裹上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统统看上去陌生得像电子信箱里骚扰邮件的信息栏。

我完全能回想起我那时的心情——我是说完全，彻底的在那片以这种方式损失的时间里的一切思绪，一切思考的方式。我明白我是作为什么样的人存在的。但我找不到他和我之间的联系。换句话说，我变了很多。按说人是怎么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变化的。所以未来…让我有些担忧。不是出于恐惧，但当然不会分毫恐惧没有。我对我这样的状态还算是有些认知，借助那些晦涩的理论——我看一眼就明白，同时我也知道我明白的只是我自己早知晓的、踌躇困惑的，宁愿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也绝不敢自己妄下定论：我是个正常人，我不会疯。说起来我完全没必要找什么心理医生…

这次他口渴难忍了，终于伸手缓缓拿起杯子。他的眼镜上布满雾气（我们习惯这么说）。

这的确正常，但并非尽是你想的这样，我开口这样说道。现在是冬季，处处室内都被滞重的暖意填充得七七八八，让人口干舌燥却难以自己发觉，在我终于说话时我才注意到我的两瓣嘴唇几乎已经粘在一起。我见过这样的人，我说，以为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人更是爱莫能助。其实这种看法一点错也没有，对他们而言。

他什么话都不讲了。只是靠坐在那把椅子上，消磨时间。很快他意识到了这点，转过头去看墙上的挂钟。这只挂钟走时极准，几乎不需要人为调整，好象它就直接联系于某种自然规律中，那种永恒却零碎、缓慢而又让人乍生惊恐的变化的法则。我脑中忽然涌出一个模糊的乐句，我开始揣摩这音乐是从何而来。

我们还有时间吗？

当然他心知肚明。他在玩欺骗自己的小把戏。他想听我回答一个在我看来答案毋庸置疑的浅显问题，借此欺骗他自己。他明白。我什么也没说。

他好像有些不满，但很快又平静下来。

你好像明白我在想什么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没有坦诚——我根本做不到。我会不断否定上一刻我讲过的话，经过快速但不粗劣的考虑，以相当充分的理由。我不可能如实告诉你任何事，与我有关无关都一样。事实上，我根本不可能告诉你与我无关的事。但我想你早就发觉了。

我仍然没有说话。我在心里细细琢磨那段音乐是出自何处。它的声部慢慢在回忆和构想中丰富起来，几乎要超出我的接收能力了。我看向挂钟，时间到了。他又喝了一口茶，显然他不愿久留。我没有给他答案。

好吧，我感觉好些了，虽然你奇怪的不怎么讲话——这大概是你擅长的什么工作策略。之后再见。

之后，他起身走了。脚步声在凝神静气的空旷走廊的注视下清晰的传来，分不清远近。然后是电梯运转的声音：顶层有沾满黑色机油的转轮被电机驱动，钢铁的索绳牵动钢铁的厢体向上爬升。停住了，一声铃响。我听见厢门上有未被完全拆脱下来的胶带，悉悉索索的划过一层铁皮。门开了。脚步声由脆转闷，军鼓从乐团中显露出来。

之后，之前的所有声响稍有差别的再重复了一遍，一整遍。运载着他朝地下去了。

我起身开始收拾这房间里有人活动过的痕迹。在冲洗杯子时，我想起了那支曲子的更多乐段，它更完整的重复起来。我几乎能哼出一点小调来了，只是我还记不起它的名字。

2023年12月25日凌晨2点53于克拉酒店

时有些许欣慰感